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五十回 露奸謀楊戶部招供 圖免罪龐貴妃內助

詩曰：奸謀斷白得根由，國法嚴森豈復留；
只因龐妃為內助，佞臣氣數未應收。

當下，楊滔說聲：「包大人，被殺的果是小女，下官並不說謊的。」包爺說：「楊滔，只怕你句句說謊的是真！」吩咐旁人去請小姐來。包爺說：「楊滔，本官勸你招了罷，擺佈不得，抵賴不來了。」楊滔說：「大人，念楊滔幸沐君恩，焉肯私通外國？休得聽信丫鬟之言，總要究問狄青無故殺妻方好……」此時，鳳姁已到。包爺說：「楊滔，你認一認這是何人？」楊滔把眼一瞧，此時恨不能插翅騰空飛出外，恨不得將身鑽入泥土中。包爺說：「楊滔，你丫鬟是別人買囑，你的女兒難道也受了狄青買囑不成？」這鳳姁小姐大驚：「只道爹爹先已招出根由，豈知包公哄我到來，誘我說明原故。果然他神出鬼沒之謀，我也知多害在這四個丫頭之手。爹爹，叫女兒害了你。」包爺說：「楊滔，抵賴不得的。如再不招來，要用刑了。」楊滔一想，已被他四面埋伏，倘若受了刑時也要招的。況且包拯平日為人鐵面無私，犯到他手，絲毫難饒。只得一一從頭實說，把國丈牢牢咬定，當堂畫上口供。包爺吩咐鳳姁與四個丫鬟仍到內堂。又差張龍、趙虎前往相府請國丈到來。此時狄青方知內裡委曲：原是黑利之妻飛龍要與丈夫報仇，被他混進中原。龐洪用計前來圖害，雖然他是好計巧害，豈知今日又是落空。不言狄爺之想。

且說龐洪早已差家人打聽到包公審明此案，驚得一身冷汗，魂魄俱無，說：「黑賊果然利害！如今老夫也是走不脫的，如何是好？」正著急之際，又聞報說，包大老爺打發張龍、趙虎來請太師前去講話。國丈說聲：「胡說！包龍圖太覺猖狂了，老夫豈是你請得動的！」打發來人說：「有話明早朝堂商量。」此時又想一會，悄悄進至後宰門，去見女兒，暫且慢表。

且說張、趙二差，回歸衙內回復包公。此時包爺命排軍送押楊滔回天牢。平西王且轉回府。送還楊小姐回衙。四個丫鬟仍發回楊府。然後把本章修明，待明日奏聞聖上。

先說狄王爺回歸府，將此情細稟母親。太太聽了，長嘆一聲：「龐洪，你這番計害我兒，用此毒計，今朝只怕要遭刑了。再想不到這番婆混進中原，要報夫之仇。兒啊，如今若沒有包大人，那個審得明白？」狄爺說：「母親，但是飛龍改扮為男，混軍中進了中原，兒有失察之罪。」太太說：「兒啊，縱使失於查察，決無死罪的，抵樁革職歸鄉，安居淡處，也安樂逍遙。」狄爺說：「母親之言有理。」按下不表母子之言。

又說鳳姁與四個丫鬟同歸府內，小姐一見娘親大哭道：「多是女兒害了父親，已將根由說出了。」此時小姐雙膝跪下說：「母親，父母養育之恩，尚未報答。豈知今日養虎為患，女兒不願偷生人世了。害父遭刑，其心何安？母親啊，禍根皆從龐洪這奸臣。斷送父親性命，皆由這奸臣的。」夫人說：「我兒，你且起來，不要哭壞了。我楊門不幸，你無一兄兩弟。父母單生你姐妹兩個，你姐姐雖然嫁在家鄉，但今我隨你父在京，遠離江西故土，你娘跟前只有你一人陪伴，況且這是包公的巧計，任你何人，總要上當。而且你父為人原是不好。你娘功盡他多少，叫他不可依附龐洪，他只是不聽，必要趨炎附勢，要害狄青。豈知反惹出大禍臨身。就是這四個丫鬟早已招供了，也是包公之計，用了刑法，不得不招。女兒不必痛心。事到其此，憂也免不得的。且看聖上怎生定罪！」慢言母女傷心。

再說國丈心煩不樂，到了後宰門，管門太監名喚丁忠，為人最是貪財愛瀟之人。國丈當時要與娘娘講話，總要從後宰門出人。丁忠一見說聲：「國丈，許多日不來，今日到此，必與娘娘有何話說，待咱家去稟知罷。」國丈說：「丁公公，若萬歲同在，可不說了。」丁忠說道：「曉得。」去不多時回說：「萬歲在昭陽宮內，如今娘娘請國丈上望花樓相見。」國丈說：「有勞公公了。」此時直至望花樓，貴妃已在樓上扶著梯首說聲：「爹爹小心些罷。」國丈到了樓上，見禮已畢。貴妃啟口說：「爹爹請坐，你許多日不來，爹爹康健，母親安好否？」國丈說：「爹娘多已安康。」貴妃說：「只為多日不見我爹爹來，女兒近日放心不下，正欲差人去探望。」國丈正欲開言，忽見宮娥送茶到來，便向女兒丟個眼色。娘娘會意，打發宮女盡下樓去了。國丈說道：「女兒，為父到來，非為別故，只因有件難事沒處安排，所以特來與你商量。」娘娘說：「爹爹，不知有何難事？說與女兒知道。」國丈就將飛龍混進中原起，說到包公審斷明白止，「這件事情，為父的有欺君之罪。別人調理還好，單有這包拯毫厘不存情的。為父想來無處調停得來，所以必要女兒打算周全，為父的方得無礙。」娘娘聽了，嘆一聲說：「爹爹啊，狄青與你有何仇怨，因何必要害他？害他不成時反惹出這等大憂，從今以後，不要與他較量，太太平平過日也好。」國丈說：「女兒，這是飛龍不好，非關為父之事。如今不要埋怨了，總要你救為父的方好。自今以後再不與狄青結仇了。」龐妃不語，想此事叫我如何調停得來？難抵當得包拯，只好在萬歲跟前討個情罷，說：「爹爹，休得著急，待女兒去求聖上。但得聖上開一線之恩，爹爹可保無事了。」國丈說道：「兒啊，為父的重重托你，必要你救我的。為父去也！」龐妃應諾，此刻龐洪回府，夫婦細談不必再述。

且說是夜貴妃迎接聖駕，先已排御筵。龐妃滿斟玉盞三杯敬上，君王賜坐，談說閒話，貴妃悶沉不語，萬歲一看，金口微開，說聲：「愛卿，朕見往常花容喜悅，因何今日愁容滿面？有何緣故心中不快，此當說與寡人知道。」貴妃說：「陛下，臣妾並無別故憂愁，從前幾載憂國憂民，今幸國泰民安了。」萬歲說：「這便好了，還有何憂慮？」貴妃說：「陛下啊，臣妾因想起爹爹，年紀已高，風燭之期，已近夕日，深沾帝德，如今重沐王恩，往常代君辦事，並無差錯，萬歲是深知臣父之心的。」仁宗天子聽了，卻也不知貴妃心事，因說起國丈，便說：「國丈近來有何差處？朕也不知道的。」龐妃說道：「臣妾父親如今年老，非比年壯精神了。」天子說：「國丈不過五旬外之人，何為老邁？他就自首蒼髯，也皆因辛勤國務所致，貴妃不必多慮。且自開懷與寡人吃酒罷。」龐妃又說：「陛下，臣父雖說未老，到底將近花甲之年了。一日老一日，一年老一年，料想退歸林下，君王不准；如若在朝伴君，猶恐中途不得結果。」嘉祐王聽罷，笑道：「貴妃，你也出此呆癡之言了。你父親為極品之尊，貴為國威之位，職掌朝綱大權，數十年來，居官多已熟稔。前時得仗洪恩，今日又邀朕寵，滿朝文武如何及他，誰人敢來欺侮？因何愛卿慮到不完局之言？」龐妃說：「陛下，只因臣父年紀近乎老邁，作事豈能及得少壯之時？人老心必躁亂，倘或一朝錯辦了國家事情，有國法森嚴，陛下豈肯輕饒？豈非爹爹辛勤為官大半世，一刻國法難容，便做不結局的？」天子說：「你原可憂及如此。貴妃，你不可用心焦，如若國丈有甚差遲，寡人總不究罪便了。況且國丈往日並無差處，寡人又極憐惜老邁之臣，愛卿不必多慮，且放心暢飲罷！」龐妃聽了萬歲之言，頃刻心花大開，謝天子洪恩，殷勤奉敬美酒，是夜不表。到來朝萬歲臨朝，包公奉本，龐、楊如何定罪，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為國忠良徒為國，欺君奸佞復欺君。